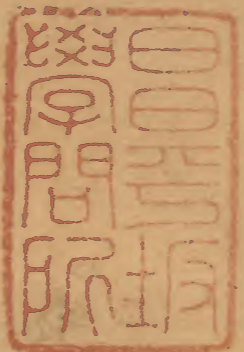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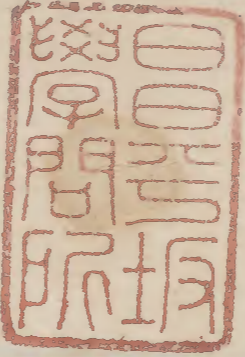
百二十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129)
函號	列 14 1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一

人事部一百一

游說上

淺草文庫

釋名曰說者述也宣述人意也

左傳曰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告于齊曰明王之制使者  
候歲聘以志業問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  
明自古以來之哉失齊人懼

又曰晉欲郵言趙宣子曰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  
之判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柰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

德趙宣子悅歸威衛之由

又曰吳人執衛侯子服景伯子貢曰子闔聞見太宰乃請東歸以行語及衛故子貢曰衛君之來也必謀於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隳黨而崇仇也難以伯乎太宰鎔說乃舍衛侯

又曰晉楚會于弇計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國會楚告于晉曰請戮其使趙孟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壘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去煩宥善莫不執觀固請楚人許免叔孫

又曰楚武舉奔正將遂奔晉声子將如晉遇之於鄭效声子曰吾必復子還如楚令尹子木語之声子曰椒舉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患子木惧言語諸生益其祿爵而復之声子使椒鳴逆之

又曰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圍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燭之武夜縱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既之亡鄭而益於君敢以煩執是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用亡正以倍數鄰何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有欲四其封不闕秦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悅

傳曰吳伐晉楚入郢申伯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吞食之上國曾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澶場之患也建吳之定也君其取分焉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秦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声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又曰楚子亨魯昭公于新臺好似大屈既而悔之遠啓強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對曰齊與晉曰飲此久矣寡君與適與也敢不賀乎公慎乃反之

戰國策曰蘇秦死其弟蘇伐欲繼之乃此見燕王噲曰臣東周

之鄙人也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大王天下明王也曰何如曰臣聞之明王也務聞過不欲聞善臣請謁王之過

又曰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楚說之乃說秦王后弟陽全君曰王后無子子楚賢才也奔在趙王后誠請而立之是有子也陽全君入說王后王為請面歸之為太子也

又曰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夫遠禍而求福計莫如事秦今王西面事秦以攻秦王必喜

又曰蘇秦說李兌抵掌而談送秦以明月之珠和氏之璧

戰國策曰齊宣王因喪攻取十城蘇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

因仰而弔齊王荼戈曰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飢所以  
不食鳥啄者以為雖愈飢充腹而與死同患齊乃歸燕城  
戰國策曰應侯使人名蔡澤入曰夫四時之序功成者去君何  
不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而有喬松之  
壽葵以禍終此以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

又曰楚免淖齒於柱國遊騰為楚王曰秦有上群五者重兵之  
戰請秦王曰必無於楚戰曰王何也對曰南方火也西方金也  
金之本勝火亦必也秦王不聽其戰不勝今南又請秦王必與  
楚戰南方西方金也楚正夏中年而免其柱國此所謂滅也楚

### 懼復置淖齒

又曰齊欲伐魏使人請淳于髡也齊欲伐魏能解患唯先生  
也淳于髡曰諾遂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  
夫戰與國使仇敵制其餘弊名醜而實而王不取也齊王曰善  
乃不伐魏也

又曰趙魏攻華陽韓謂見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由  
曰余事急穰公雖病為一宿之行由余見穰侯曰急乎由  
余對曰未急曰彼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急請發兵救韓大敗  
趙魏於華陽之下

又曰昭陽為楚伐魏覆車殺將得八城移師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請問楚之法覆車然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今小貴矣又移師攻齊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偃昭陽車而歸之

又曰范雎謂秦曰大王國之北有甘泉谷口南有注經右隴蜀左關汲戰車千乘奮卒數百萬以奉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如放韓慮而逐狡兔也伯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大王之計

又曰秦王謂趙使諒毅曰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兩人則可若不能煞請卒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人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華陽涇陽君以夫孝弟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躡膳啗之兼於口未嘗不分與焉衣喪無分非大王之服今受大王之嚴令以報蔽邑之君不敢弗行無乃傷君之心乎

戰國策曰趙且伐燕蘇伐為燕謂趙惠王曰今者來過川蜂方出爆而鷓啄其肉蜂掩啄鷓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蜂將為捕蜂亦謂鷓曰今日不出必見死鷓西者不相捨魚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趙久相持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故聃王執

記之惠王曰善乃止戰國策昭陽為楚伐魏移兵而攻齊陳珍  
為齊王使見昭陽曰今子既貴矣王非置兩令尹子也臣竊為  
公譬之可乎楚有祠錫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  
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益蛇先成者飲酒一人先成乃左手持  
之卮右手益蛇曰吾能為足為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  
故無足子安能為足遂飲其酒益蛇足者終亡其酒公攻魏殺  
得八城又移師亦攻齊：畏公甚公是名矣足以冠之乎非可  
重也戰無勝而不知止有身且死爵且偃猶為蛇足也昭陽以  
為然解軍而歸

又曰衛客事魏王三年不得見乃見梧丘先生許之以百金先  
生曰說乃見魏王曰吾聞秦出兵未知所之魏王專事秦無他  
計王曰諾客趨出兵未門而返曰臣怨王事秦之悅也夫人於  
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安能急於事人衛客士王五年不  
得見臣以事知王緩也魏王趨見

衛安曰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夫以韓卒之勇被王甲帶利  
劍一人當百不足云也夫以韓卒之勁與王之賢乃欲事秦為  
天下笑無過此者大王事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  
求之序之則無地以給不予則弃前功而受後禍大王之地有



及而之求無厭以有及之地而應無已之求鄙語曰寧為鷄口  
不為牛後今西南交譬而事秦何異牛後乎

又曰秦王與中秦爭論而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去人為說  
秦王曰此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過桀紂必殺之矣王因  
弗之罪

又曰今秦樛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君迎之甚敬楚王怒讓周  
以其重秦客也游勝為周公謂楚王曰秦者虎狼之國也有獨  
吞之意周君懼言楚王乃說也

又曰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  
韓王問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緱氏之口也留  
之道此王業也

又曰惠施為韓魏今太子鳴只於齊王欲見朱倉謂王曰何不  
稱病臣請說盟子曰魏王之年矣久今有病公不如歸太子以  
得之不然公子高在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把空只而行不義也  
王從之太子得還

又曰范雎謂秦王曰韓秦之地形相錯如綉秦之有韓若木之  
蠹為秦害者莫大王於韓王

又曰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諸王侯不料兵之弱而听從人

之甘言不顧社稷長利而听諛之說註誤人言無過此矣

戰國策曰燕文王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曰卒殤文立齊宣王因喪燕攻取十城蘇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序曰燕雖弱小強齊之婿王利其十城而與秦為仇王能听臣莫如歸焉燕城早辭以謝秦是王齊強仇而立學交也齊王大悅乃歸於燕城

又曰齊楚約而欲攻魏有唐鴟見秦王曰今秦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割地而約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秦王遽發兵起傷獲存唐鴟之說也

又曰秦絕齊舉兵攻楚陳軫說謂楚曰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而謀於大矣

又曰文侯欲趙而廣河間使張唐相燕張唐辭之少庶子甘羅曰請臣行之甘羅見張卿即曰令文信侯自請卿相宴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卿曰請孺子而行令庫且車廐具馬府具弊有行日矣戰

戰國策曰東周欲為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人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

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人  
可以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雖下水蘇子亦得  
兩之全矣

又曰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  
韓王問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  
地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扶天子以今天子  
豈敢不听此王業也

又曰陳蘇秦發書陳蒞為揣摩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金玉綉  
錦綿取相之尊者乎

又曰司馬錯與張儀於爭議於秦惠前王錯欲伐蜀儀曰不如  
伐韓王問其故對曰臣聞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於三川周室天  
下之市朝也而不爭嚴願爭於戎狄

又曰秦將急攻韓朝王安使公子韓非西入秦上說書說秦王  
曰唇亡齒寒故曰兵者凶器陛下試听臣之計則從者因而趙  
孤天下可蠶食也

又曰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諸侯譬若施韓盧而逐怒兔也  
又曰司馬錯與張儀論於惠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王  
問其故對曰案圖籍挾天子以令

天子錯曰不然蜀伐翟之長也以秦正之譬如使逐群羊王曰善起伐蜀

又曰蔡澤對應侯曰君之祿位貴盛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物盛則衰天下之常數也

又曰張登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之饑與中山之為王甚矣今召山中與之欲而許之王是用欲其兵也豈若今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過我趙魏許之諾果與中山之王而親之中山東絕齊而從魏趙

又曰蘇秦為燕說秦齊王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於燕王左右賣國及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服官也蘇秦燕王曰臣東周鄙人也無尺地功而王親拜之於廟朝而禮之於庭今臣為主却齊之兵而功德十成宜以益親今者而主不官臣人必有不信陽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

史記曰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上謁沛公拔帛曰延客入鄴生入揖謂沛曰今足下甚若暴民露冠將兵助楚計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

又曰李斯說秦王曰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秦王乃拜斯為長史听其計

又曰田常欲為亂於齊移兵欲伐魯子貢見吳王說曰齊與吳爭強切為王危之王曰善雖然子待我伐越火說使子貢之越王許諾也而听子貢曰王必惡越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吳王大說使子貢之越王許諾也

又曰田常欲伐魯子貢曰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不如伐吳王果欲齊人戰於菱陵大破齊師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戰國策曰鄒忌以鼓琴威王王曰悅而捨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鄒忌推尸入曰善鼓琴夫人絃濁以春者君也小絃廣廉折以清者相也懼之深而今人愉之者正令也鈞以鳴大小相蓋因

推而不害者四時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正也

又曰秦圍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誠能令家之所有尽散以享士方其危苦之時異得耳於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里同與三千人赴秦軍秦君為之却三十里

又曰漢王數困滎陽城臯酈其生曰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臣請得奉明照說齊王使為漢稱東藩上書曰

又曰范增說項梁曰君江東楚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伐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也

又曰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然賀得通而生

又曰歸非說難曰計利害以難其攻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說之氏也

戰國志曰蘇秦說六國從合秦為從上并相六國喟然嘆曰使我有鴻陽負郭田三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

又曰張儀說燕昭王曰今王事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燕王曰今太客榮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王耳

戰國策曰張儀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獸、之與羊不格明以今王不與獸而與群羊臣竊聞以為大王之過計

又曰韓非說之難為說難曰說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高名則揚收其身而實數疏之說以厚利則陰功用其而顯弃其身

又曰漢王使隋何說淮南王隋何曰項王伐齊大王宜悉淮南王之衆為楚國軍前鋒今乃提控名向楚臣臣竊為大王不取也淮南王陰許畔楚與漢

又曰李斯詣秦會莊襄王卒乃求為秦相呂不韋舍人不賢之  
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秦王曰乃拜為長史听其計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一

人事部一百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一

游說中

史記曰蘇秦說趙王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綉  
千純以游諸侯

又曰蘇秦齊王齊三軍之良五家之兵戰如雷霆解如風雨

又曰蒯通對高祖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又班彪曰王命謂曰游說之士於逐鹿也

又曰漢王使隋河說淮王隋河曰請與大王持劍而歸漢王

又曰蒯通為奇策威逼韓信佯以相人說信

又曰子貢之晉謂晉王曰臣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人吳戰勝必以其兵臨晉君大怒也

又曰田常欲為亂於齊悼高國鮑晏故移兵欲伐魯又子貢說田常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求以大成事難矣

又曰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今諸侯叛秦矣武信軍兵已在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殺君下武信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

又曰田肯說高祖曰秦形勝之國也得百二馬地勢便利其下以兵如諸侯壁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又曰漢王數困滎陽城臯計欲捐成臯以東也鞏洛以距楚酈生曰臣聞知天知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為天而人以食為天夫倉敖天下輸久矣

又曰子貢一出說存魯亂齊破兵吳強者晉而伯越也

又曰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也鞏洛以距楚酈生曰臣願足下以急復進收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則天下之歸所矣



又曰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曰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  
又曰韓信既殺龍且恐使武涉說信曰足下有救則漢王勝左  
救則項王勝項王今日王則次取足下也

又曰蒯通說韓信曰鄴生一士伏軾三寸之舌下齊十餘城按  
漢書曰食其憑軾下齊

又曰張儀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今秦楚與接境壤大王誠能  
听臣、使秦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長為昆弟之國臣以為  
計無便為此者楚從其計

又曰李期說秦王曰自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閼東為  
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國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  
秦之强大王之賢如老嫗竈上掃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今急  
而弗急諸侯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資弗能并也秦王听其

計

又曰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臣聞韓信涉西河虜魏王擒夏  
悅新喋血關與今乃輔以張百儀欲平趙此勝而遠閉其鋒不  
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歛色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  
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  
其輜重彼前不得聞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

十日兩將之頭可至麾下

又曰酈食其說齊王曰知天下所歸乎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繫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負約不與王之漢中又還救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責義帝之罪降城即以俟其將得財即以分起其士蜀漢王之粟方船而下項羽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罪無所容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觀今以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社太行之陵距飛乎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乃所

酈生

又曰高祖使六生賜酈他邠為南越王陸生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貞定今及天性弁冠帶欲以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禍且及身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強於此漢一偏將千萬衆臨越則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漢書曰張耳陳余北畧地燕界趙王為燕軍所獲燕因留之欲與分地趙有斯卒乃走燕壁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目陳余何人也燕將曰賢人曰其老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嘆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余拔馬箠下趙

數十城亦各欲南面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兩人名為求王實欲燕伐授之此兩人分趙而王時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王左提右掣而責義殺王滅燕易矣燕以為然乃歸道王養卒為御而歸

又曰陸賈說尉他：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注曰珠玉之寶裝裏也

又曰魏豹叛漢王謂酈生日緩頰往說之

又曰蒯通知天下權在於韓信欲說今皆漢王曰臣願披心腹臆介肝膽效愚忠恐足以不能用也曰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

者難值而易失時不易來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猶豫不忍皆漢王遂下謝通乃佯狂為巫

又曰漢三年與項相距京索間上數使勞苦丞相鮑生謂蕭何曰數勞苦君者有疑君今為君計追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君所上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悅

又曰項羽繫陳留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却外黃故降待大王之至王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於東梁城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相羽然其言乃赦黃當而東至

睢陽聞之皆爭下

又曰漢王至雒陽新城三老黃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得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名為其賊敵乃可服項王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人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為此東伐四海內莫不仰得此三王之舉也

漢王曰善為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喪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

又曰數敬齊人也漢武年戍隴西過雒帝在焉敬脫輓輅見齊

入虞將軍曰臣間見上言便宜虞將軍入言上召見賜食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周室此

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積得累善十有余世武王伐紂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傳相焉乃營成周都洛陽以為天下諸侯四方賢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以王無德則異以王無德則易以亡今陛下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哭泣之聲不絕傷疾者未起而欲此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矣人聞不益其肱

張晏曰  
亢喉及

拊其皆未能全勝今

陛下入關而都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腕而拊其背也高帝  
即曰西都關下

又曰陳豨及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氏用蕭何計  
誅信士已聞信誅便拜向相國益封五千戶合卒五百人一都  
尉為相國衛諸軍君皆賀邯鄲獨弔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  
露於外而君守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  
陰新反於中有益君心夫置衛君非以寵君也讓封勿受悉以  
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喜悅

又曰齊悼惠王時曹公為相礼下賢人請蒯通為客初齊王田  
榮怨項羽謀主兵叛之齊處士東郭先生梁君在劫中強從及  
田榮敗二人醜之相與入山澤隱居客謂通先生之於曹相  
國拾遺舉過顯進能濟國滅君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士  
俗所不及何不進於相國乎通曰話臣之里婦晨去相善也里  
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  
謝之里母曰汝安行我今令而家追汝矣即東蘊請火於亡肉  
家遽追乎其婦故里說非語談之士也東蘊乞火非还婦之道  
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曰婦人有夫死  
三日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求婦何取曰不取進

士隱居不嫁未嘗卑鄣下意以求任也願足下使人之礼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

又曰袁盎逢丞相申屋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盎还愧其吏迺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曰陛下從伐未每朝郎官者上書疏未嘗不正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採未嘗不称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賢士曰聞所不聞以益聖今君自閉錡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欲相君受過不久吳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與之坐為上客

范曄後漢書曰更始尚書令謝恭留魏郡太守陳康守業自卒諸將繫來賦世祖因恭在外乃使吳僕襲其城漢光令辨士說陳康曰盖聞之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為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之智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乱四方雲擾所公聞也肖王兵強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躬謝内背肖外夫衆心公所知也公今據危知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内軍轉過為福免下愚知敗放中知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開門内漢

又曰袁紹奔異州董卓慕購求紹時待中周蜜秘成門校尉五瓊等陽於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氏識大体

恐俱出奔非有他志今急之勢必為變袁氏恩四方門生故吏  
應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扶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  
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遣  
授紹渤海太守

又曰袁紹以書要公孫瓚以襲冀州取韓馥紹乃使外甥陳留  
商幹及潁川荀堪等說馥曰公孫秉勝南而諸群應之袁車騎  
意未可量也竊為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之奈何堪曰君目  
寬量仁容衆為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為也決智  
勇過於人又孰與士馥曰不如也世有恩德天下之蒙其惠又

孰與袁士馥曰不如也堪曰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  
袁氏一時之心不為將軍下也且公孫提征伐之卒其鋒不可  
當天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並立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  
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厚  
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安身  
於太山也願勿有疑馥性怯因然其計

又曰沮受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  
廣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求有憂存社稷卹民  
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鄰都挾天子令

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

又曰曹公與袁紹相持於官渡詔遣人求耶劉表許來而不至亦不獲曹公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列駕先說袁曰今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起乘弊可也如其不然因將軍所宜從其可擁甲十萬坐成敗求緩如不能見恥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復中立矣

又曰曹公軍至新野蒯越韓嵩傳選等說劉琮曰逆順有大休強弱有大勢以臣人拒之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御中國必危以劉備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門之鋒必王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不若也選曰識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琮乃請降

又曰閻忠說皇甫嵩曰將軍指揮足下展風雲叱咤可以與雷電

東觀漢記曰隗囂將王元說囂田昔更始四方響應天喁然謂之太平一旦懷敗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計之不可者也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取西河東收三輔秦晉迹表裏山河元請一丸泥為大



王東封丞國關此萬世一時也君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  
自守曠曰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不王成其弊猶足以伯王囂  
然其計

又曰更始大司馬朱鮪守洛陽吳漢諸將圍守數月不下世祖  
以今彭嘗為鮪校尉今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今公誰為守  
乎肖王受命平定燕趙百生安土痛心賢俊四面雲集今北方  
清淨大兵來攻洛保一城欲何望乎不如亟降鮪曰大司徒公  
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上北伐自知罪深故不敢降  
耳彭遂詣陽河白上謂彭復往曉之夫見大事者不忘小怨

今降官爵保况誅罰乎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奉上旨  
復至城下說鮪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深受厚  
恩以報不敢負公鮪從城上下索白當如此來彭趨索欲上  
鮪見其不疑即曰旦蚤與我會上東門外彭如期往與鮪交馬  
語鮪輕騎詣彭降彭為殺羊其食鮪身為降虜未見吳公諸將  
不敢食彭即令鮪自縛與具見吳公將詣行在所何津亭上即  
時解縛復令彭夜送歸洛陽

又曰更始使侍御史黃黨即封世祖為肖王罷上音昔曰今  
使者來欲罷不可听也兵一罷不可復會也上曰國家已都長

安天下大定何用兵為余曰青徐大輔司馬赤眉之屬數十輩  
十萬眾皆東海所響無前聖公不能辨也拜必不久帝起坐曰  
卿失言我繫卿余曰大王哀厚余如父子故披赤心為大王陳  
事上曰我虛鄉耳何欣喜望風從化而去虎口就慈毋倒戟橫  
矢不足以喻明公首事南破昆陽敗百萬師今復定何北以義  
征伐未善為惡自充薄以待士民發號應望風而至天下至重  
公可自取無令他性之得上曰鄉若東得無為人道之弁曰此  
重事不可為人道也

又曰馮異因說進曰天下困苦王氏思漢久矣更始諸將縱橫  
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今專命方面施行恩得夫有桀紂之  
亂乃見武之功民人飢渴易為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循行郡縣  
里寃結布惠澤上納之

又曰隗囂既立便聘平陵方望為軍師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  
天順民輔漢而今起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漢為  
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於眾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  
神道設教求助民人者也且礼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開兆茅  
茨土階墜下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舍諸囂從其計  
又曰蜀郡公曹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將

軍割據千里地方十城若奮發盛德以投天際伯王之業成矣  
宜改名豨以鎮百姓述曰五亦慮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為  
蜀王熊復說述曰今東山飢饉人民相食兵所屬城邑兵壩  
屬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履衣  
天下名材竹幹不可勝用又有魚銀銅之利浮水轉漕之便此  
據漢中杜褒斜之塗東守巴郡拒扞閔之口地方數千里戰不  
士下百萬見利出兵而畧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  
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鎮荆陽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質也君有  
為之聲聞於天下而名豨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

所依歸述遂自立為天子

又曰荆邯東方斬平兵且西向說公孫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  
古今有所不能廢也昔秦失其手則豪傑並起漢祖無全人之  
迹立錐之地於陣中躬自奮繫兵破身困數矣然軍敗復合創  
愈復戰何則死而功成喻於却就於亡秦且之愚計以為宜乃  
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  
據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已南心隨  
風而靡今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下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  
內震盪真有大利也

又曰鄧禹聞上安集河北杖策比後追及於鄴上欣其至說進  
曰更始雖有関西今東未安赤眉責犢之屬勤以万數三輔假  
號往々群聚更始有扶而自听斷諸將皆人屈起在財弊爭用  
威力朝夕自决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聞欲尊主安民者明公  
雖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於今之計莫如覽延英雄務悅民心立  
高祖之業救万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上大悅因令  
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

又曰光武以寇恂為河内太守行大將軍事恂同門生董崇說  
恂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以此時據大郡此說人所則目怨  
禍之府也宜思功遂身退之計恂其言因病不視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二

人事部一百三

游說下

魏志曰袁紹領冀州牧從沮授紹曰將軍屬廢丘之除忠義奮  
發雖黃巾猾亂黑山拔扈奉軍東面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  
張燕可滅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廣於洛邑彌令天下以討服以  
此爭鋒誰敵之紹喜王沈魏書曰桓楷字伯緒天下亂太祖興  
兵袁紹強盛列表奉州應之階說其守張美曰夫奉事而不本  
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曹公雖弱扶義而起奉王命以討有罪美

曰善矣

魚豢魏典曰蘇秦四說惠王書十五而說不行

蜀志曰曹公追先主與葛諸亮夏口亮曰事急矣諸奉救孫將軍亮說權曰曹公之衆遠來疲憊門追豫州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所此以為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今將軍誠與豫州協視同力破公軍必矣權大悅即併力拒曹公敗於赤壁

又曰曹公追先主至於夏口諸葛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救於孫將軍時權軍柴葉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表豫州牧衆漢南於曹公並爭天下今操芟蕘大難畧已

平賢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牧道邈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曰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東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豫猶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

晉中央書曰蘇峻反溫嶠推陶侃為明主侃西歸說侃曰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是致命之秋事若克濟則民生同祚如其不然身雖灰滅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敬義無旋踵騎席之報可得下乎公若違衆獨及重心必沮又衆以敗事義其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

又曰建興祖然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逃民怨叛也由  
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我狄乘隙每流中原今天下既殘酷  
遺黎思本人有奮繫之心但悉無所憑倚夫王誠能命將師使  
若逃等執及前驅上為國家國靈恥下為百姓請命則郡國豪  
傑必風響起沉溺之民忻於未蘇也掃酒中原清復寰宇此千  
之一時願大王圖之中定於是始欲疆理神州

又曰劉牢之也洌州桓玄至於湖遣牢曰旌曰何陸說曰今戰  
敗則傾宗戰勝亦覆族欲以是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唯理是  
宅則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俱窮哉牢之得詣說玄請降也

范亨燕書曰晉室大亂高祖方經畧江東高朔說高祖曰自王  
公政錯士久失望繼負歸公者動有方數今王氏敗沒而福宿  
見尾箕其兆可見也今晉室雖讓人心未變宜遣貢士使江東  
亦有所尊然後收義步以掃不庭可以有辭於天下高祖深納  
焉

宋書曰二凶構逆王僧達迴感不知所有客說之曰為君計莫  
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使工言之士明禍福也

唐書曰李懷光也軍咸陽反伏始萌李景畧時說懷光請復宮  
闕迎大駕懷光不從景畧出軍門慟哭曰誰知此軍一日陷於

不我軍士相顧其義之因退歸私家

又曰栢耆將軍良器之子素負者畧家縱橫家流會王丞宗以常山叛朝廷厭兵欲以恩澤撫之耆於蔡州行宮以笏于裴度請以朝旨奉使鎮州乃自處士受左拾遺既見丞宗以大義陳說丞宗位下請質二男獻兩郡由是知名

肅昭吳書曰將軍曹仁在公安拒守呂蒙令虞翻說知翻至城門仁不肖相見乃為書曰將軍獨守索絆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廟祀為天下災業熟思馬仁得書流涕而降之

太公六韜曰文王齋戒三日乘田馬田于渭之陽呂尚以竿魚

以魚曰父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謂餌多太魚食之夫魚食於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而福服於君故以餌魚可殺以祿取人可竭也

春秋後傳曰梁以張儀為齊相楚怒約而攻梁雍沮曰請令鮮攻雍沮謂齊楚之王曰亦聞張儀之約秦王曰乎王若相儀固得梁矣若不勝梁必是持其國必割地以路王若欲復攻其弊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為陰相約也齊楚王曰善乃遽解兵又曰魏加問春申君聞欲將臨君有之乎曰有矣加曰少臣之侍好射臣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曰更羸與魏王處廩下



更羸謂魏王曰臣能為王虛發而下鳥有問鴈來更羸虛發而  
鳥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更羸曰此孽也王曰何以知之對  
曰其飛徐而鳴悲故創也鳴悲者久矣失群也奉臨武君嘗為  
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又曰皇甫嵩既破黃巾威鎮天下故信都令漢陽閻忠說嵩曰  
難得易失者必因機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時蹈機而不發將  
何以權大名乎

又曰劉備救徐州刺史陶謙會謙病死伏波將軍陳登說備曰  
今欲為使合衆十萬上可以臣主濟人成五伯之業不可以割

地守境書名竹帛若使軍不聽登亦來听使君不得發備遂領

徐州

孔演漢魏曰春秋曰與平元年曹公復征陶謙陳宮說張邈曰  
推傑並起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盼亦足以豪而  
反制於人不亦鄙乎

魏氏春秋曰鍾會陰會懷異圖姜惟見而知真心謂可構成擾  
亂以圖克復乃說詭之曰君自淮南已來竿無遺策晉道克昌  
皆君為之復定蜀威得大震其民高其功而王畏其謀欲以此  
安歸乎天韓信不肯漢於擾攘而見於既平大夫種竹不從范

蠡於湖卒伏劍於亡彼其闇王遇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  
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去陶朱公從丹從絕跡全功保身發峨  
眉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曾曰君言遠我不能且為全身之道哉  
未不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知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吳由是  
情好忻甚

周載曰簿以者衛之居士也疑進說衛嗣君曰以王道嗣君晚  
延之以相辭曰疑之母以疑為賢然與一議家事既定則久決  
之所業蔡姬故事多不就母子之間猶於不免丁蔡姬之議今  
人主皆有蔡姬而於臣非骨肉之親安得不敗君曰寡人間遂  
相之委以從事

江表傳曰曹公問周瑜年少者俊才謂可遠說動也密下揚州  
遣九江蔣幹有儀容以才辨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為對乃  
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出迎之立謂蔣幹曰子異鄉若遠  
江湖為曹士說客也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問別隔遙間芳烈  
故來叙闊并觀營中行視而云說客無乃遂詐乎瑜曰吾雖不  
及夔曠間絃賞音足知曲也因延幹入為設酒食三日瑜請幹  
與周觀宮中行視倉庫軍資器械言訖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  
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一遇知己外守君臣之義內結骨

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其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史復在吾猶拊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初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言還稱瑜雅量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此多之

王充論衡曰傳稱蘇秦張儀縱橫之術典鬼谷先生掘地為坎曰能下說令我立出則能分人主之地蘇秦說鬼谷先生泣浩衿張儀下說鬼谷先生泣亦沾衿

劉向說苑曰孫卿曰天談說之術端盛以處之堅強以持之

莊子曰者趙文王喜見劍士日夜相繫於前太子悝患之乃使以千金奉莊子不受持劍服成乃見王曰臣有三劍有天子劍

有庶諸侯劍有庶人劍天子之劍包以四夷襲以四時一用天

下服於天子之劍於是文王不出宮一月劍士皆伏弊之也

列子曰鄧析操可兩之說設無窮之弊

韓子說難篇曰不可不察受僧之主而後說焉

又說難篇曰凡事以蜜成亦以洩禍未其身洩也而語所乃匿心事如此者身危矣

又說難篇曰龍喉下有逆鱗有嬰之則必煞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無能嬰人主之逆則斃死矣

又說難篇曰大意無所拂悟辭言無所繫排然後極聘智辨焉

又說難篇曰畧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尽慮是廣四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也

又說難篇曰沂說得親近不疑而得尽其辞也

鬼谷子曰抵巇音熙篇云戲者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聖人之知獨其用因作說事

又曰量篇云典智者言依於博言者依於辨言者依於要此其說也

又曰午合篇云伊尹五就桀然後合於湯呂尚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王然後合於文王此天之知至歸之不疑注云伊君呂尚

各以至知說聖王因鈞行其術策

又曰摩不失其情故能建故

又曰量篇曰言有通者其所長言有塞者避其所短注曰人辞說條通理達即叙述從其長者以昭其德人言壅滯即避其短称宣其善以顯其行言說之樞機事物之志務者也

又曰反覆篇云其和也若比目魚其司言也若声與響云答問而言申叙其解如此目魚相頰而行候察言量之應声

又曰量權篇云介虫之捍必以甲而後動之螫虫之動必先螫毒故禽獸知其所而談者不知用也注曰甲自動覆郭而言之

說者不知其長

又曰惴情篇曰說王公君長則審情以說王公避所短從所長  
又曰謀慮篇云乃立三儀曰上中下曰叅以立言變生事、生  
謀、生計、生儀、生說、生進注曰儀有上有下有中會同  
異曰儀說決是非曰說

呂氏春秋曰伍子胥將見吳王而不得容言之於王子光者王  
子光見者而患惡其兒不听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曰甚  
兒吾所甚惡也客以告子胥曰此易攻也願令王光子居於堂  
上重帷見其衣子光許之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博其手而與

之坐說畢王子光大說子胥以為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  
子野十年子光為王佐子胥子胥為法制下賢良選陣士習戰  
聞六年然後大勝楚于柏舉九戰九勝逐北千里昭王出奔  
又曰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城段橋為司空有一新縣二後  
日段橋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  
活臣父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段橋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  
望曰美哉一大功矣子有賞矣自古及今切莫此其大也而能  
有罪戮者未曾有也封人子高段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之者  
而出之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貴可謂善說矣

又曰孟嘗君為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不若西關觀秦王之意  
弘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弘曰百里昭王曰寡人之國地數千  
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數百里之地而欲難寡人乎公孫弘曰  
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笑而謝之

又曰善說者若考士因人之力皆為力因其未而與來因其往  
而典所因便也

尸子曰公輸般為蒙天之階成將以攻

宋墨子曰之赴於楚行十日夜而至於成郢見王曰今有人於  
此舍其父軒鄰有弊與而欲竊之舍其錦綉鄰有短褐而欲切

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必竊疾也  
墨子曰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溢江漢之魚鼈鼃鼉為天下饒  
宋所謂魚雉免鮒魚者也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栢  
梓楠豫州章宋無長宋猶錦綉之典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也  
為與此同類王曰善哉請魚以攻宋

孔叢曰吞攻趙國稟立趙使孔青擊之克齊君尸三萬趙王詔  
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慎聘濟曰以臣愚計貪齊之術乃宜歸  
尸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歸而葬之二費也一年之  
中喪三萬費欲魚用貧費可得也王曰善

又曰五國約而誅秦未入秦境而留兵城臯之子慎謂市丘君曰此師楚為之主今兵不散殆有異意君其備之市丘君曰先生子辛而教之子慎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伐秦事既不集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柰何子慎王曰今出令使五國勿攻市丘君國重王則听王之令矣不重王且反王令而攻市丘以此卜為國交王之輕重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胡散

楊雄解嘲曰婁敬委輅晚乾棹三寸之舌繁漢書曰婁敬說高祖西都

又曰上說人主下談公卿一從一橫論者莫當

班固荅賓戲曰遊說之徒風颺雷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三

人事部一百四

辨士上

說文曰辨治也

音釋免切

尚書曰君罔以辨言亂舊正

爾雅曰諸侯便之辨也

論語云便之言唯謹爾節女曰便之辨見

又曰孔子曰惡利曰之覆邦家者

又曰禦人以口給



家語曰子夏問子貢何人子曰辨人丘未及也

又曰宰子魯人也有口才以言語著名

又曰孔子登農山謂二三子各言爾志子貢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莽瀆之野兩壘相當旗鼓相望埃塵相接捷刃交兵賜着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二國釋患唯賜能之矣夫子曰辨哉

史記曰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絀其田常欲為亂於齊移兵欲伐魯孔子曰謂弟子夫魯坟墓所處文母之國危二三子何為莫出孔子許之遂行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

又曰漢遣陸賈說漢項王請太公項王弗听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業以東者為楚項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皆呼萬歲漢王乃封公為平國君曰此天下辨士所居號為平國

又曰范雎欲事魏王家貧無自資乃先魏中大夫須賈為魏使齊襄王間雎辨有口賜金印及牛酒

又曰上問上林諸尉禽獸十餘左右視不能對虎圈羊入從旁戰尉對曰上所問禽獸薄甚悉次觀其口對響應無窮乃拜畜夫為上林令

又曰秦澤蔡遊季於諸侯大小任重而不遇因從唐舉相曰聞子相李充百日之內持國本有之乎曰有之澤曰今若臣者可若唐舉熟而笑曰先生棍鼻灰唇黉顏戲鞫吾聞聖人不如始先生乎蔡澤被唐舉之戲曰富貴吾所自有吾不知者辭也頭聞之舉曰先生從今已往四十三歲澤笑謝曰去謂其御者曰吾躍馬食肉富貴四十三年亦足以乃來入秦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范雎燕客蔡澤天下從雄辨智士也彼一見秦王必奪君位應侯人召澤入揖應侯曰固不快矣乃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吾想秦乎百之對曰然應侯曰請聞

其說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未成者來君祿位貴盛私家之富皆已極矣不退將危臣之代君不亦宜乎應侯善之乃筵入坐為上客後數日朝廷於王曰客有新從山東來蔡其人辨士臣見人衆莫能及之臣不如也王召見與語大悅之拜為客卿應侯因應病請歸相印召王許之以澤於相終如其志

又曰蘇秦初與張儀俱事鬼谷先生十一年皆通六藝經營百家之言鬼谷先生弟子五百余人為子土窖一深二丈先生曰有能獨下說窖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次張儀下說窖中亦泣

先生曰蘇秦說詞與張儀一体也

又曰楚陳軫詞辨之士也初與張儀俱事秦惠王惠王皆重之儀惡軫於王曰陳軫重幫輕信秦使人楚將為交也今楚不善於秦而善於軫王川儀言召軫問曰然王聞楚而妻者乎王曰不聞軫曰楚有兩妻者之挑其長者長者罵之挑其少者少者復挑之居無何有兩妻者兩客諸為挑者曰謂聚長者乎少者挑者曰居人之所則欲其挑我為妻則欲罵人今楚王明昭陽賢相使軫為臣常以國情輸楚王將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軫為臣必知楚足以明臣為楚與不也軫出張儀入問王曰軫

果與之楚不王曰然軫天下之士寡人遂無奈也惠王終相張儀軫遂奔楚用為上卿後軫為楚使之秦惠王見之謂曰子去寡人甚思子子思寡人乎軫曰王聞越人莊烏乎王曰不聞軫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曰烏越之鄙人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思越則越声不思越則楚声使之听之猶尚越声今臣弃逐之楚無秦声哉

漢書曰酈食其有詞辨年六十身八尺鬚髮皓然請見高祖謁者曰上好嫚罵人不喜儒生有客冠而衆者輒解其冠而溺其中食其作色叱之曰我高陽酒徒何儒生之謁者服慄而見之

高祖乃踞床使兩女子洗足食其人長揖不拜曰欲助秦諸侯乎將欲率諸侯攻秦汝奚為助秦即食其曰必欲聚合義兵誅與道秦不宜踞見長者高祖凜然而起拔曰足揮洗攝衣延食其坐而謝之食其因言六國縱橫王伯之道高祖大悅問其計食其曰是下起烏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二旅而欲鼓行人秦所謂探虎口而喂飡狼也夫陳留者當天下之衝四通王達之效城堅粟多可以少留陳知其令請使命下之如不听可率兵攻之臣為內應不崇朝而拔之矣於是高祖乃遣食其說陳留令高祖引兵隨之遂下陳留

又曰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然乃丘士氏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與諸家諸論易充宗貴辨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朱雲者乃入揖齊登臺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運難連桂五鹿君故為之語曰五鹿岳、朱雲如其角

又曰婁護為又短小精辨論義帝依名節所之者踈然與谷永俱為五侯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禮婁君卿之唇舌言其見信用也

又曰晁錯潁川人也為太子家令以其辨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又曰田蚡貴幸為中大夫辨有口彖盤于諸書應詔曰黃帝使

甲也盤孟二  
十六篇也

又曰東方朔公卿在坐期皆傲弄五所屈上以朔口諧給嘗問

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濟際未足以

當世臣朔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

以成德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人譬若以周召為丞相孔丘

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莊子為衛尉臯陶為大理后稷為司

農伊尹為少府應詔曰伊君善享割  
太言蜀少府故令作子貢使外國顏閔為博士

子夏為太常孟子為右扶風李路為執金吾契為鵠臚龍逢為

宗正伯夷為京兆管仲為憑翊魯班為將作山甫為光祿申伯

為太僕延陵季子為水衡百里奚為典屬國曉其風俗  
故令為之柳下惠

為太陵長秋史魚為司直遽伯玉為太傅如淳曰太傅人五使  
無遇伯玉欲寒其遇

也父孔為詹事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王子慶吉為期門

夏育為昇為羿為旄頭宋万為式道侯上乃大笑也

又曰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辨博能屬文聞於郡年

十八選為博士弟也至府太守聞真有異才召見君甚奇之及

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其文拜軍於謁者給事中

又曰蒯通知天下權在於韓信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相人

之術相君之面不遇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皆貴而不可言  
信曰何言也通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傑建虎一呼天下之  
事雲合霧集魚鱗雜集颶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已令劉  
向項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今時兩王懸命足  
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被心腹肝腦膽效愚忠  
恐足下能也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  
足而立天下孰不聽足下願圖之信曰漢王曰遇我厚吾其可  
見利見皆思乎通曰臣聞勇畏震主者身危功及天下者不  
賞今足下挾不賞之功載震主之威歸楚人不信歸漢人

震恐足下欲將安歸乎故猛虎循不如蜂蠆之至螫子孟賁狐  
疑不如童與之必至信不恐皆漢遂謝通說不聽惶恐乃佯  
狂為巫天子既定後信以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誅臨死漢曰悔  
不用蒯通之言高帝曰是吝辨士蒯通乃詔吝詔蒯通至上欲  
烹之若曰若教韓信反何通也曰狗各吠其主當被時臣獨知  
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得天下洵  
洵爭欲為陛下所謂願力不能憚誅也上乃赦之也

又曰淮南王黥布反誅建諫之不聽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  
賜建蹄平原君家徒長安為人辨有口刻廉直行不苟令義不

即

又曰辨士曹丘生數招權顧金

孟康曰招金錢事  
權真而求事也

是事人趙談

賓長君若等善里布聞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兵非長者非勿  
與通及曹丘歸於得書謁布賓長君曰李將軍不說足下無往  
固遂使日人光發書布大怒曹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  
百斤不得李運諾足下何以得此声宋楚之間哉且僕更足下  
俱楚人使僕游揚之也

范華後漢書黃琬字子琰瓊之孫早而辨慧祖父瓊為魏郡太  
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蝕京歸不能見而瓊以狀聞梁太后詔問

所蝕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况時元年七歲在榜云何不言  
日蝕之余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應言詔

又曰孔融字文舉孔子世孫也李膺為南君恃方倨延誠守門  
者非吾通家子孫不得輒通融年十三入洛欲去觀其人乃謂  
守門者曰吾與李君通家子孫耳守門者告膺乎召問卿與  
吾有何所融曰臣先君孔子與公老君同得此義則臣與公累  
代通家也融大悅引坐謂曰卿欲食乎融曰須食膺曰教卿為  
客之礼主人問食但讓不須融曰不然教君為之主之礼但置  
食於不須間客膺慙乃嘆曰吾將死老不見卿富貴也融曰殊

未死膺曰如何言未有善也故知未死膺甚奇之後與膺談論  
百家經史應答如流膺不能下之

又曰劉佑存伯祖中山安國人也佑初察孝廉補尚書侍郎開  
悉故事又孔強辨每有奏議對曰應為類所歸

謝承後漢書曰郭宏為郡上計吏正月朔覲宏進殿不誠祖宗  
受恩言詞辨利麗對移時太子曰潁川乃有此辨士耶子夏貢  
晏嬰何以加之群公屬目鄉士惟伏

又曰郭宏為群上計吏朝廷問宏潁川風俗所上土地所出先  
賢將相儒林文季之士宏授經以對陳事答問出言如浮引義

如流

東觀漢記曰班超字仲叔扶風平陵人徐令處之子也以為大  
人志不修細鄒然內孝謹居家長執勤苦不恥辱有口辨而涉  
獵書

魏志曰黃初元年郭淮奉使賀文帝踐祚而道路疾稽留帝正  
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使行頭戮今得天同  
慶而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問五帝先教道人以德夏侯正衰  
始正刑辨今臣遭唐虞之代是以目知免於方風之誅也帝悅  
之擢領雍州刺史



魏典畧曰邯鄲之比有蘇大侯者蘇往之說蘇大侯送以百金  
家丞問其故蘇大侯曰客辨士也立談之間再奪吾地而復歸  
之吾地雖小豈直金百也

又曰韓宣子景然渤海人為入短小建中丞相召署軍謀掾  
散在鄴嘗於鄴步行入宮於東掖門與臨淄侯相遇時雨天新  
雨也有泥潦宣欲避之間潦不得去乃以自鄴住於道邊桓嫌  
既不去又不為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  
掾也桓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不宣曰春秋之義王之雖微列  
於諸侯之上未聞宰士為下士諸侯之禮直又曰即如即所言

為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不宣曰於臣禮子於列也植知其難  
窮乃釋去以為辨也

梁祚魏國統曰黃權來降文帝從容謂權曰君舍逆効順欲進  
縱臣韓馥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歸蜀無路是以歸  
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敢慕也文帝喜之

吳志曰孫權問諸葛曰卿父與叔文孰賢對曰臣文為優權問  
其故對曰文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為優權又大據命恪守行  
酒至張昭前先有酒不肯復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  
能行公辭屈乃飲之耳恪難昭曰師尚父九十秉旄杖鉞猶秦

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前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為尺爵

又曰孫權遣都尉趙咨使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趙咨對曰聰明仁智雄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軍是其明也獲於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智推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

又曰薛綜子仲文沛郡人其先田文封薛文因川氏焉避地交州士燮召為交趾太子及還郡都蜀使張奉於權前嘲尚書關

澤不能吞宗曰有大為獨橫自徇身虫入其腹奉曰不尚天有口為吳軍臨万邦天子不都奉無川對焉

常昭吳書曰吳使郎中令陳化使魏文帝因酒酣問化曰吳魏峙立諸將平一海內者乎化曰易稱帝出乎震化聞先哲知命舊覩紫蓋黃旗運於東南帝曰昔文王川西伯天下復在東乎化田周之初基文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與於西帝笑奇其辭又曰沈珩字仲山孫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何以言之曰持舊盟言歸子好是以方嫌又問太子當未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不坐宴不與若此

之議無所聞也文帝乃之引珩自近談與終日行隨事響應屈服

張敎吳錄曰吳與沈友字子正善屬文有口辨每所至衆人皆默號曰謚衆咸言其筆之妙力之妙舌之妙皆絕於人也

蜀志曰先是應豈闇送張裔於孫權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從權請裔自至吳數年流從伏匿未知也許之遣裔

曰至吳數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曰愚以卓氏之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必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

司若蒙倖得全首領五十川前父母之年自此以後大王之賜也

又曰伊籍字幾伯陽入隨先生入益州東使吳孫權聞其才辨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定為勞

又曰吳遣使張溫未暇百官皆前焉溫問奏密曰天有頭乎密曰詩云乃春西顧以此推之頭在四方溫曰天有耳乎密曰詩云霍鳴九臯聲聞乎大若其無耳何以所之溫曰天有性乎密曰姓刘曰何以知之密曰天子姓刘故以此知溫曰生東方乎

密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荅問如響温服密之辨凡入此類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四

人事部一百五

辨下

訥

辨下

晉書曰王衍妙善妙玄理唯談莊老為每抵王柄麈尾與手同  
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是一  
世龍門矣

又曰謝安賞袁宏宏梘對辨連安為揚州史宏自吏部卒迫試  
之臨別報宏手顧左右取一扇而拔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荅曰

取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又曰華譚欲問曰諺云人之相去如九年牛尾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內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相去向啻九牛尾也聞者稱善

又曰呂珩問袁曰卿名能辨豈知壽陽已東何以恒水兩日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悲昂足強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憂成雨久成水故真城恒滂也

又曰祖納謂梅陶及種雅曰君汝頰人之士立如錐我函異之士鈍如槌持鈍槌君利錐皆當推矣陶雅並稱有神雅不可得

推曰假有神錐少有神推陶無以對

又曰武帝始登祚探策得一王看世數繼此得多少帝既不怡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正容儀追曰臣問天得一清以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真帝意悅群臣歎服

又曰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蜀朝舊臣數使於吳應機當義吳人稱其不辨蜀平以太子洗馬召張華問安裴公何以密曰齊得管仲而伯得堅力而流亡案裴公得諸侯亮而抗魏後任黃皓而喪國成敗一也

相見道安曰弥天釋道鑿齒曰四海習鑿齒

宋記曰孝武帝賜謝莊寶劍莊以典預州刺史魯爽後反叛孝武因宴集問劍所在莊曰借以典魯爽別竊為陛下杜卸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為知言

蕭子顯齊書曰張融字思光吳郡人也玄義無法師而神王遇人白黑談論能抗拒

又曰周顒字彥倫汝南人音辭雅出言不穷商較朱紫發曰成句每賓友會同顒望虛席語詔声如流听有志倦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刘裕為太尉中書監裕既拜朝賢早至

僕射混後未衣冠傾縱頗有傲慢之容裕甚不平乃謂之曰何謂旁若無人混對曰明將隆白周之化萬使四海解衿謝混何人而敢獨異子乃異手板披撥其衿領悉皆解散裕大悅

魏收魏書曰季詣自虔和博季才辨天下平和中以詣兼散騎常侍為聘梁王衍遣主客郎范胥當接胥曰其旗紫盖一本出東南君臨万邦故宜在此詣荅帝王符命豈得典中國比降紫盖黃旗於入洛無乃自害耶

東書曰簡又在東宮召戚袞講論又魯置晏集玄儒氏之先命道季玄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聘大間以劇談摘辭辨縱

橫難以吞抗詣人攝皆失以序衮時聘義摛與往復衮精采自若對答如流簡

隋書曰吳沈重名為碩高，奉祖嘗令奉彥之與重談義，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之曰：「幸祈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悅。」

又曰蘇夔字伯尼，少聰敏，有口辨。湯帝嘗從容謂宇文述、虞世基等曰：「四夷卒服，觀禮可復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多藝容儀可以接對賓客者為之乎？」咸以夔對。是日拜鴻臚少卿。又曰柳誓為東宮李士，每召入卧內與之宴，謔誓光俊，辨多才。

在從有所頌問應答如響

唐書曰薛收歸國，秦府記室房玄齡薦之於太宗。即月召見，問以經畧收辨對縱橫皆合旨，要授秦王府主簿。

文曰文宗嘗於誕節召白居易與僧為登道士趙常盈對御講論於隣德殿，居易論難鋒起，薛辨泉注上疑宿構深嗟，梲之。

列子曰子夏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賜辨賢於丘，賜也能辨不能，納音兼有之，所以無也矣。」

莊子曰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辨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曰：「其曰窮呵，其鼻空大，其服專戲，其健流偽，其拳足也高，其。」

踐地也深鹿與而牛舍

又曰公孫龍辨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善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辨者之囿也

又曰王古者王天下者智雖絡天下不自廢也辨雖彫万物不自說也

魯連子曰齊之辨者田巴辨於祖丘議於稷下毀五帝祖罪三王訾五伯禹堅白合異百而服十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得當田使子之不敢復談可乎徐劫言之田巴口劫弟子年十二耳然千里之騎也願得侍議於田巴曰可魯連

曰臣聞堂上之糞不除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失何則急者不救則緩者非務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之衆在聊城而不去國王在旦暮且先王將柰何田巴曰無柰何魯連曰夫危不能為安亡不能為亡則無為貴矣今臣將敗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却戟之衆為所貴談者若此也先生之言有以梟鳴出声而入惡之願先生之物復談也田巴曰謹聞教明日之教見徐劫田先生之駒乃非免驪也豈特千里哉於是杜口易恭終身不復談

淮南子曰知絡天地明照日月辨解連環澤潤玉石



抱朴子曰飛清梳之英麗言約暢而叛滯辨人也

太公六韜曰辨言巧辭善毀譽者曰飛言之士

皇甫謐高士傳曰趙惠文王好劍士夾門而容三千人太子悝患之募有能止王者與千金左右曰莊子必能太子使人奉周周見王曰臣有三劍唯所用焉天子之賓諸侯正天子諸侯之劍如雷霆之威震四封之內無不賓服庶之劍上絕頭領下脫肝肺而無此異於閉鷄而爭一旦之命也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業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不出宮三月劍客皆服韓詩外傳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鳥共畏之人和口巧辨者人共

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文士筆端辨士舌端武士鋒端

又曰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陳塵埃張天錫不恃尺兵斗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錫者七孔子曰辨士哉語林曰諸葛靚字仲思在吳於朝堂大會孔皓問曰卿自冲思為欲何思之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斯如斯而已

王子年拾遺錄曰張儀蘇秦二人通剪髮以相活或傭力寫書行立聖人之文無以題記則以墨書於掌中及服裏夜還折竹寫之三人假食於路剝樹皮為囊以盛天下良書每習火樹之下假息而寢有一先生問曰二子何勤苦若是而儀秦共與言

論曰子是何人谷曰吾死生於山谷世謂論余歸谷子曰秦儀  
後遊李復歸逢谷子乃請其學術則教以千世俗之辨乃探曾  
中書袂三卷書言輔時之事故儀秦李以之終身也古史考云  
儀秦受術鬼谷先生蹄之聲與鬼亂故也桓譚新論曰公孫龍  
六國時辨士也為堅白之論假物取譬謂曰馬非為馬非馬者  
言白所以名形也色非形非也

說世曰郭像儀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劉向別錄曰鄒奭者頗米鄒衍之術于大而閑辨文俱難勝齊  
人美之頌曰談天鄒

說苑曰林旣衣常而朝齊景公曰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  
旣作色曰夫服何足揣士行乎昔荆為長劍為冠今伊子西出  
焉蒼短衣而管仲濕聞出焉越文身剪髮而范蠡大夫種出焉  
如君言衣狗裘者當大號羊衣裘者當言鳴今君衣狐裘而朝  
得無為變乎

文傳士曰劉禎字公幹年八歲能誦論及賦數萬言性辨捷文  
帝嘗請同為好主人使甄夫人出拜坐者皆伏而禎猶平視如  
故武帝使人觀之見禎入怒命收之主案禎大不恭應死戒一  
等輸作部使磨石武帝嘗輦至尚方勸作者見禎故環作正色

未石不帥武帝問曰何如禎因得踰已自理詭對曰石出自荆山玄巖之下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末之不如瑩彫之  
之不增稟氣堅受此自然顧理枉紆繞獨不得申武帝顧左右  
大哭即日還宮赦禎復署吏

又曰華譚字令思年十四年秀才如入洛陽會宣武塲座有卞  
者嘲南人詣君楚人亡國之余有何秀異忽應斯拳衆無答譚  
在下行遙曰當今六合齊軌異人並出吾間大禹出於東夷之  
王生於西羗賢聖之在豈在常之有昔武王伐紂遷商禎民於  
洛邑得吾子是真裔時咸改視辨者無應也

王瑱之童子傳曰孔林魯國人年十歲詣臺魯相劉公客有獻  
者歎曰天之於人生立谷以為之食有鳥魚以為之肴衆賓  
咸曰誠如旨說林曰不然夫萬物所生各物天氣事不能人  
徒以智得之故蚊蚋食人蛆虫噉上非天為蚊蚋生人為蛆生  
土公曰童子辨焉

郭子曰梁國楊氏子年九歲聰惠孔君平詣其父不在乃呼  
兒出為說棗有楊梅孔旨示兒此君家果也兒應聲荅曰未聞  
孔雀是夫子家禽

王弼列傳曰弼十余歲好老壯通辨能言者

列女傳曰袁次楊妻者扶風馬李長之女也下車禮畢次楊問  
曰為婦之道頁順而以已何輜輶僮婢數十黼：玄黃珠璣之  
飾耶夫人荅曰女有三從之義在家從於父母情愛無以欲其  
豐麗故不敢逆命令君欲擬鮑子：都之風不受婦家之逆此  
乃清高逆行也妾亦欲察君志悉还有以成君之高不亦可乎  
次楊又問曰地先足奉猶以為鄙高士不為色賢姊未婦嫁而  
新婦行有及：乎荅曰家婦有宋伯姬之風梁高之行節操堅  
於青雲真介皦如白日家君庶克之配婢孔子妻公冶之義世

乏此賢故且躊躇妾固陋不才遭人則可久揚嗒然悵恨外听  
者曰使君努力女如何為新婦所困之有

傳玄七礼曰辨倫鋒起深虎摩龍

徐韓七喻曰戰國之際秦儀之徒智畧無辨利軼軌個儻挾義  
觀釁相峙圖爵位則用六綏謀貨財則輸海内一怒而諸侯惧  
安居而天下憇人王見弄於服掌之上而莫之惡也

班固曰荅賓戲曰雖馳騁如波濤擗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筋  
劉郡都賦曰辨論之士則志陵祖丘材過東里分摘滯義割僻  
織理論拆堅白辨藏三耳

張衡西京賦曰其都遊說辨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  
亮螿孽肌分理

張華縱橫篇曰蘇秦始為交同學鬼谷先生辨說剖豪螿辨詐  
如無巧刑言惑正理人主莫不傾听

王異子貢及讚曰端木英辨才清吐口敷華發昔揚馨

訥

說文曰訥言難也

易曰吉人之詞寡

禮記言趙文子其言內：若不出諸其口

論語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又曰剛毅木訥近仁

史記曰周勃為人木強以文然可屬大事

又曰司馬相如口吃而善著書

漢書曹參為相遵蕭何約採擇郡國長訥史訥於文詞謹厚長  
者即召除為丞相史

又曰李廣訥口少與人言居則益地以為陣

東觀漢書曰吳漢為質厚以文造次不能以辭語達鄧禹及諸  
將多薦舉

又曰楊雄好著書而吃不能刺談

范曄後漢書曰吳漢自建武時常居上公之位終始視愛諒猶質簡而強力也子曰剛毅水訥近仁斯豈漢方乎

又曰劉昆事恒公陳留人建武五年舉孝廉除江陵令時縣連灾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遷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徵為光祿勳詔問前在江陵何德而改正是耶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曰此長者之言願命書請策

又曰高處子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家本單寒至處為諸生游太孛有雅才而訥於言

續漢書曰何林任城人朴訥而精研六經世儒及者

魏畧曰嚴輸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而為公羊為賣餅家故常數與輸辨長短繇為人機捷若持論而輸臨時屈無以應

又晉書曰郭林宗謂劉孺口訥心辨有珪璋之質

張銓南燕書曰慕容納况靜深遂外訥內敏

北使牛恒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其宣敕至陛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辨故非宰臣也人愈稱其質直隋書范陽祖君彥奔尚書僕射孝誠之子也容貌短小言訥澁

有才學大業末官至東平郡書佐

老子曰大辨若訥

管子曰吾果事不敢事果言不敢言行年六十如老、吃耳

張鷟文士博曰左思字太冲貌惡不揚曰訥不能訥給談默而

心解

又曰成公緩口訥不能談論嘿而內朗人有劇問以筆墨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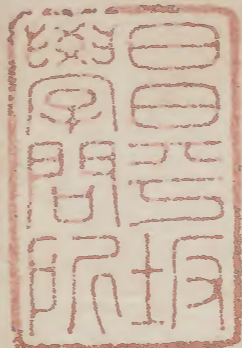
裴啓語林曰鄧艾口吃常云艾、宣王曰為玄艾、終是梳艾

吞曰譬如鳳兮、故作一鳳耳

玄晏春秋曰予朴訥不好戲頑口訥年十八不能會好問繫劍

### 尚武事

紀騰表孫皓曰臣稟氣淺薄体不及衆形容短陋訟口若顏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四



